



# 演講

## 成唯識論講義(五續)

寄東達

(以下有科判。以前科判容後補入)

(丑)二別破三計兼破小乘二實一假計

又所執我。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

即蘊者計我體即是五蘊。世間異生皆爲此計。離蘊者計我體離此五蘊。離者異於計云異體也。外道妄論等計之。三者下小乘經于正量等部計之。

(寅)二破斥(卯)一破即蘊我

初即蘊我。理且不然。我應如蘊非常一故。

此破應先定蘊是無常非一。方得爲喻。量云。汝五蘊應非常一。續集件故。待衆緣故。

猶如瓶等。然後依本文立量破曰。我應非常以即蘊故。猶如蘊性。破一比量同此。此總

緣蘊而起我見。得爲破也。

又內諸色定非實我。如外諸色。有質礙故。

此別破計色蘊爲我也。根指淨色根及觸色(指扶根塵者名內色。如文立量云。內諸色

處。定非實我。有質礙故。如外諸色。外色無作受用。不計爲我也。

心心所法非實我。不復相續待衆緣故。

此別破計四蘊即我事。如文立量云。心心所法非實我。不復相續故。待衆緣故。譬如

燈然。此有三因。即成二量。又四蘊離類故合破之。如分破亦可。

餘行餘色亦非實我。如虛空等。非覺性故。

餘行指心所法外之行蘊。不相應行法是。餘色指無表色也。覺者覺察。心心所之總名

。量云。心所法外餘行外處及無表色亦非實我。非覺性故。如虛空等。此量行色分立亦可。此非必有執。但衆遮計耳。

(卯)二破離蘊我

中離蘊我。理亦不然。應如虛空。無作受故。

量云。所計之我應無淨受。蘊不攝故。如虛空等。離蘊即離不攝義也。若與前量爲例。

應可立量云。所計之我應非實我。蘊不攝故。如虛空等。

(卯)三破非即離蘊我

後俱非我。理亦不然。計依蘊立非即離蘊。應如瓶等。非實我故。

檀子等計我與所依蘊不即不離。然別有體非常無常。量云。汝所執我。應非實我。計依

蘊立非即離蘊。如瓶盆等。瓶等依於四塵熟等而立。然與四塵不即不離。故以爲蘊。

又既不可說有爲無爲。亦應不可說是我非我。彼立五法藏。三世無爲及不可說也。彼計此

我非常無常。不可說是有爲無爲。今論主以我非我例之而立量云。汝所執我應不可說是我。許不可說是有爲無爲故。如龜毛等。若

破非我非我。則犯相得過。又無同喻。今破是我我說非我。應定說是蘊不應說非蘊。破一即破俱也。

又量云。汝所執我。於我非我聚聚亦應不可說。許不可說故。如有爲無爲義。此取我上

有爲無爲義爲喻。以我既不得說作有爲無爲。故義亦不在有爲無爲也。意云。此爲無爲義不可說。即不在我非我聚中攝。汝我亦無

主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廿號

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發行

第一五四號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不郵郵件可作信寄

第十二卷二十號

第二百八十七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 本期要目

演講：成唯識論講義……寄東

文錄：追念智達女居士孫慧甲

讀寶母書後……隱仁湛

杭城星期念佛會緣起

寄札：答周蓮會居士函……寄東

傳記：摩訶法師事略……妙慧

黃樹齋居士生西記

佛學答問：十三則

消息：四則

演義：天台智者大師……文瀾

大藏一覽集(二十二)

第12卷  
第20號  
第287期

。何故即在。我非我聚耶。  
故彼所執實我不成。  
總結也。

(丑)三總破上二差別我執四(寅)一有無思慮破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爲有思慮爲無思慮。總問所執諸我。故言諸也。有思慮者意謂數論。彼說神我體是思故。無思慮者意謂勝論等。

若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云量。汝我體應是轉變無常。作用或有不時故。汝如大等。大等者彼二十三諸體性雖常仍有轉變無常之相。故以爲喻也。

若無思慮。應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破數論立量云。汝解脫實我應不能受涅槃樂果。許無思慮故。猶如虛空。彼宗計我得解脫時雖無思慮而能受彼涅槃樂果。破勝論立量云。汝等實我應不能作業。亦不能受果。許無思慮故。猶如虛空。此有二比量。即除僧法餘計神我皆同此破。

彼所執我。理俱不成。  
有二義。一有慮無慮皆不成。二有慮常住不成。無慮作受用破。

(寅)二有無作用破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爲有作用。爲無作用。此間定也。數論計無作者用。又諸所計得解脫時我並無用。

若有作用。如手足等。應是無常。  
量云。我應無常。有作用故。如手足等。若數數論。轉變如手等。若對勝論等。滅壞如足等。

若無作用。如兔角等。應非實我。

量云。所執之我應非實我。無作用故。如兔角等。數勝俱計無動轉作用又動作用用故得爲難。

故所執我二俱不成。  
(寅)三我見境非我見境破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爲是我見所緣境不。總破前內道也。  
若非我見所緣境者。汝等云何知實有我。

量云。汝所執我應非是我。許非我見之所緣故。如色聲等。此量意云。汝能緣我心心所法應不知我。非我見故。如緣餘心。緣如之心雖不作如解。真如仍名如心緣。我見雖不作我解。其我應是我見緣。

若是我見所緣境者。應有我見非顛倒攝。如實知故。  
量云。緣我我見應非倒見。如實知故。順所緣故。如綠色等心。外道小乘執有我者。所信之教皆許我見。雖順所緣是顛倒攝。斷之成聖。無我之心雖不稱境。遠於染故。名非顛倒。此即法執也。

若爾。如何執有我者所信至教皆毀我見稱證無我。

彼教以我見如染斷之成聖。要無我見能得涅槃故云然。  
言無我見能證涅槃。執若我見沈淪生死。

彼宗以無我見爲淨我見爲染故。  
豈有邪見能證涅槃。正見翻令沈淪生死。不順所緣爲邪見。能順境爲正見。此總結難也。

(寅)四總破緣我之見(外計有我見不緣我生)

量云。汝緣我之見不緣於實我。有所緣故。如緣我外色等之心。此破能緣我見。以不緣我破。

我見所緣。定非實我。是所緣故。如所緣法。如所餘色等諸法也。彼計有我見境非實我故。宗如定言。此破我見所緣以現緣非我破。

是故我我不緣實我。但緣內識現現諸蘊。隨自妄情種種計度。  
大論皆云緣影像自心相分爲所緣緣。無有一我是相分者。故是但緣識所變起也。蘊各別故。故言諸識。即計此慧種種計度。故與小乘所說有異。

(丑)四解釋彼執分別俱生二(寅)一別解二執三(卯)一釋緣衆數

然諸我執。略有二種。  
二十句執謂五蘊各四句。色蘊四謂色是我。我有色。色是我。我在色中住。初一是我。後三我所。色蘊既爾。餘蘊準知。言我執者顯非唯見。心心所法皆名執故。我見唯身見別境慧攝。今言執者。謂通于所。

(卯)二別執名  
一者俱生。二者分別。  
與身俱起名俱生。後橫計生名分別起。

(卯)三別解釋二(辰)一釋俱生三(巳)一釋俱生義  
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恆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

唯藉內種起與分別緣別。恆身俱者解俱義。任運轉者解生義也。(未完)

守培  
法師  
唯識三十論釋

全一冊三十卷  
元十一  
元三十一

唯識世觀善所造玄英師譯乃成唯識論之本頌爲法相宗所依自來釋者衆矣多依一切法相不可遮之義而釋守培師獨具慧眼不守一切法相而破一切法相爲宗釋其論頌有異他釋極重提點在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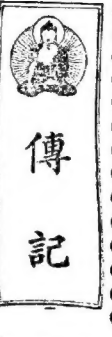


印法師  
字揚慈  
鏡居上輯  
**近代往生傳**

十一卷  
一元  
精誠修持莫不迴避苦輪選趣寶所著往生集淨土聖賢錄諸書所載斑斑可考楊慈居上以此傳紀表  
親切輝煌得百篇題名近代往生傳呈請印老作序出版流通紙貴洛陽其為佛界之助良非淺鮮也

父原有之信心。開復父現年祇五十有三。雖向  
在商界。而文學極有根底。苦專心研習佛經。  
進步必速。乃半途而廢。至堪痛心。且崔母生  
前。亦深信佛教。供養三寶。不遺餘力。並獨  
寄創辦女學佛社。何至阻其夫停止誦經乎。  
誠恐有類似此患者。則斷人慧命。尤屬可惡。  
故特錄呈慈鑑。敬希於半月內詳細解答。以釋  
疑懷。不勝幸甚之至。

來函所云。欲談精事。或係謠傳。但如果是屬實。  
此等誠為鬼域或為魔障。六有邪通。乘此造惡。  
來生果報。地獄無疑。至開經之物。亦必見  
物能變化者。誦經者苟無邪心。此等即為護法  
。苟有邪心。此等亦能加害。理應設法禪觀。  
請其退席。或隱身勿現。或另設一座置經於  
。如係善類。自他交利。崔家庭既均篤信三  
寶。寄語崔父務廣大力。仗佛法力。普利羣生  
。勿畏懼焉。



**傳記**

**摩聖老法師事略**

妙譚

古杭梵天寺摩聖老法師。浙江黃巖蒼溪溪人也。  
俗姓林。家世行善。師誕時。家人咸見黃衣僧  
負黃包入室。忽不見而師降生矣。幼聰慧。  
性靜神逸。有異童兒。年十二學儒書。十八喪  
父。悟世無常。遂投奉化法海寺。從永斌上人  
披剃。年二十具戒。戒後。旋赴天童。於可瑣老  
人座下。初開法席。都慈有得。是年冬。常州天  
甯寺智禪。師風儀俊偉。時江陰有富室何氏。  
其子失蹤。貌類師。遂認爲己子。強歸何家。

佛學半月刊 第二八七期

與其女同鎖一室。師不爲動。跏趺而坐。設法  
返天寧。何氏叩寺道之還俗。師通示化。習天  
台教。誦開法師授以衣鉢。是爲傳天台宗第四  
十四世。年卅冊座於南京毗盧寺。開講法華於  
溫州頭陀寺。自是以來。諸方延請講經。遠及  
陝西諸省。至民國內。任梵天寺住持。創性  
宗研究社。誘進後學。青主講於南京師範學堂  
。四開觀宗寺。維揚長生寺。而以梵天爲最久  
。自行則日誦法華一部。餘時持念陀經。事  
。建精舍於花塢。設僧宇於留下。辦學社於梵  
天。但有益。無不興業。自梵天退居。即歸  
於杭之花塢茅蓬。今歲蘇州遠驚寺。乞師於八  
月間赴蘇講法華。師自言昔商西去慈來不及及  
。陰曆七月廿四日。師自花塢至杭城內清淨庵  
。路覺身心不適。止庵中。然無異狀。廿七日  
午後。跏趺念經。謂近侍曰吾去矣。問何處去  
。答曰極樂世界去。近侍曰師來吾庵。未嘗服  
藥。人將謂何。曰可謂發生來開一藥方。以  
。滿汝意。然吾不須藥也。僑生至。診師脈曰。  
。是無病。焉用藥。近侍懇之開一方而去。師至  
黃昏時。步行小解。既畢。即歸坐於藤椅中。  
。念佛作觀。儼然如故。毫無病狀。至中夜泊  
然而化。室有異香。隔三日入龕。時方晴然。  
。繩紋不氣。距生於清光緒庚寅年二月初七日黃  
。時。世壽六十有六。其持法華者有覺海源海道  
。昌正濟道通寶可謂了悟水明妙祥等。現皆分  
。化一方。慈鑑來道稿上人。付以衣鉢。住持梵天  
。一參考焉。民國四年中秋節日編傳史者  
。黎里黃居士諱元琳。字稚鶴。總離其法名也。

**黎里黃德離居士生西記**

家世業儒。幼而服膺孔孟。長不失其守。里月  
名宿。無淨業。居士與交。薰習久。乃融會儒  
佛。知見大進。平居無異人處。然過事。言行  
常出人眾表。莫不嘆服。故人樂與之遊。齒下  
過中年。而其推醇德長者。居士樂與化導。起  
信者不一二數。淨宗印光大師卓錫吳下。居士  
亦往皈依。自是專志西方。布帛菽水。於常  
日用處著力。人莫測其淺深。民國三十二年  
年五十。三月中旬。赴里寧羅漢寺聽講陀經  
。返家示疾。體有高熱。而神志不昏亂。師曾  
同志往候視。輒言報復將去。有商量藥者。亦  
答曰何太認真。又曰。出世交當互爲藥。亦  
作兒女子嗟嗟開暖乎。病稍瘳。即臥處公私無  
遺。羅漢寺。爲所經紀。急覺昏人。叩禱  
。居士本持十時。病中一夕忽病失聲曰。  
食衆生肉。歸成大錯。至此尚不肯捨却耶。遂  
斷齋食。五月初一起。佛自同志。輪值助念。  
。是日午後。居士起坐。願念受戒後文。受方便  
戒。初二夜。夢見西方聖境。自是隨助念聲。  
一心念佛。十五。病大漸。十七。自言西去有  
期。十八夜八時。囑助念諸人一同觀想西方。  
十九日晨二時。謂見佛來。合家恭敬。且頻頻  
以手指示佛處所。至五時半。神益清明。謂見  
蓮花。青色青光。目顯。若不勝光耀然。乃  
囑助念諸人誦陀經。已亦隨聲默念。唇微  
動。直至六方六佛。仍能合掌不失儀。衆誦經  
畢。囑。接念洪名。不過數十聲。覺其唇吻  
不可動。細審之。已抬報矣。似有異香。繚繞  
而散。微探頂門。頗咸灼熱。至二十日晨二時  
。乃始抬殮。猶舉體柔軟。顏色如生。有開見  
者。食謂生西無疑。蓋平時信心堅定。知見純  
正。風操醇厚。又得助念之力。故能臨終不亂





本局 妙舟法 出版 師編印 蒙藏佛教史

二大厚冊 九十九元正

本書搜羅古今圖書藏經典旁及於英日記載藏教為史料或蒙藏佛教史一書凡三十萬言部凡七編一其於佛教之始末佛學之文獻佛典之藏取佛法之沿革綜古今而一貫所謂為佛門之集大成也



消息

佛學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出版

佛學月刊三卷二期出版。內容有經論研究。佛教史及文藝等。凡數萬言。文字義理。並精美。研究文史哲學者及佛教信徒。均宜人手一編。每冊二角。全年二元。編輯費發行費。北京德內甘水橋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中華南總代銷處。上海萬國路一五四號上海佛學書局

新隆成立佛學助念會

嘉興縣之新隆鎮。擬平曾設有中國佛教教育。嘉興縣分會。新隆支會。加入者頗為踴躍。於事變後。會務無不停頓。今夏復由該鎮學佛同人朱鳳叔吳靜安等諸居士發起組織成立佛學助念會。訂定會章。及助念生西前則。地點暫設本鎮淡水橋福勝庵內。凡入會者必須須具志願書。立願奉持長素。戒十齋六齋。朝暮等。並開定於古歷九月中。將普建觀音佛七道場七永日。大眾竭誠念佛。祈禱世界和平。消弭共業所造之災劫云。

漆濱邊城迎請常明法師講經

漆濱鎮。全氏宗祠。謹擇於夏曆八月十六日。敦請常明法師。宣講觀音菩薩普門品。又邊珠頂。擬訂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迎法師。演講彌陀經。蘇北會館。素無妄法利人事業。法師客春自杭來寓此土。迄今歲餘。而四方善信求教者請說法者。無慮百數。茲法師又允各地請經之請。將法雨普沾。而蘇北佛教其復興乎。

楓澤佛教淨業社近訊

楓澤佛教淨業社。會同鎮北海慈惠寺。於農曆九月初九日起。將進彌陀佛七道場七永日。並於是日。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禮請雪村法師。宣講「彌陀經」全部。及至圓滿日。說授三皈五戒。或受戒等儀式。利益大眾。又該社設佛學圖書館。徵求各地佛教團體。或大居士。惠贈新舊典籍。以及出版刊物。以供衆覽。通訊處楓澤海慈寺轉。或上海哈同路慈厚里佛教居士林居士轉。均可云。



演義

天台智者大師(續)

沙門文壽譯

幾天來。鎮師把隱居的心已決定了。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怎樣解決呢。『常住的衆人既這樣的多。自己又是一個寺的主。難道一聲不響地跑走嗎？如果告訴了他們。若不護自己走。又怎麼辦呢？……』哦！告訴是一定要告訴他們的。第一步只要自己把所有的理由。明白地對他們解釋。第二步。直截了當地解散這大團體就是了。就在當天。吃過晚飯。鎮師命侍者去請了幾位僧侶弟子來。和諸位談話。『現在我有幾句話。和諸位談談。聽說古時候。有人能夠在黑暗裏射箭中人的。但我現在所謂開闢者是「無明」。弓者是「唇舌」。弦者是

「心絃」。箭者是「聲音」。而我們天天。雖然振起舌弓。搭上心絃。射出法箭。究竟都是虛發的；可是「無明」却在暗中射來。我們不能夠覺知牠。我想。我如果利益一人。則心絃自會相應的！

「從前。我在南嶽大師座下。以及初到江東的時候。我自己覺得常常能夠和心絃相應；即如初進這瓦官寺時。常在我身邊學道的弟子。只有四十人。得法的到有二十人。第二年。弟子有百多人。而得法的仍祇有二十人。第三年。弟子增到四百多人。誰知得法的。倒反少了。祇有十人。後來弟子雖一千多。而得法的總是一年少似一年。這是什麼緣故呢？諸位。我告訴你們吧。只因我事情多了。妨礙了自己的用功；用功好比急流上撐船。不速則退。我的化導的能力減退了。自然別人的利益也少了。我想。如果都像現在這樣下去。彼此都沒有多大利益。」

「我的志願是要廣弘佛法。普渡羣生；但我以為要普渡羣生。自己根本要潔淨蓮花；否則。豈非以引引引。和室室處於火坑中嗎？可是。光陰易過。人壽有限。衆生無窮。佛道長遠；我們當努力前進才是！現在我請諸位。隨心所安。我也想從自己的志願而去了！」

鎮師說了。暫時靜默。弟子們也沒有說話。他們想：「師父所說的話。句句實在的。自己也表同情。況且師父的主意。早幾日已經決定了。現在就是挽留他。看來也挽留不住了。但不曉得師父要什麼地方去呢？我想。這里離城七八里地方有座將山。到是良好的靜靜的地方！一位最大的弟子。打破了沉寂的空氣(未完)」

